

人文阅读与收藏·良友文学丛书

在城市里

张天翼 著



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

人文阅读与收藏·良友文学丛书

在城市里

张天翼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在城市里 / 张天翼著. — 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13.1

(良友文学丛书)

ISBN 978-7-5078-3539-7

I. ①在…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现代
IV. ①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66000号

在城市里

著 者	张天翼
责任编辑	张娟平 聂福荣
版式设计	国广设计室
责任校对	徐秀英
出版发行 社 址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83139469 83139489[传真])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 (国家广电总局内) 邮编: 100866
网 址	www.chir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环球印刷 (北京) 有限公司
开 本	620 × 920 1/16
字 数	200千字
印 张	24.5
版 次	2013年1月 北京第一版
印 次	2013年1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78-3539-7/I · 409
定 价	49.80元

CRI

中国广播出版社

欢迎关注本社新浪官方微博

官方网站 www.chirp.cn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良友文学丛书》新版出版说明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著名编辑赵家璧在上海良友图书公司老板伍联德的支持下，历经十余年，陆续出版《良友文学丛书》，计四十余种。其中三十九种在上海出版，各书循序编号，后出几种则无。该套丛书以收入当时左翼及进步作家的作品为主，也选入其他各派作家作品。其中小说居多，兼及散文和文艺论著；第一号是鲁迅的译作《竖琴》。丛书一律软布面精装（亦有平装普及本），外加彩印封套，书页选用米色道林纸，售价均为大洋九角。

《良友文学丛书》选目精良，在现在看来，皆为名家名作；布面精装的装帧更是被许多爱书人誉为“有型有款”。不可否认，在装帧设计日益进步的当下，这套出版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丛书外形已难称书中翘楚，但因岁月洗汰，人为毁弃，这套曾在出版史上一度“金碧辉煌”过的丛书首版已然成为新文学极其珍贵的稀见“善本”。

在《良友文学丛书》首版八十周年之际，为满足现代普通读者和图书馆对该丛书阅读与收藏的需求，我们依据《良友文学丛书》旧版进行再版（四种特大本不在其列）。本着尊重旧版原貌的原则，仅对旧版中失校之处予以订正。新版《良友文学丛书》采用简体横排的形式，以旧版书影做插图，装帧力求保持旧版风格，又满足当下读者的审美趣味。希望这一出版活动对缅怀中国出版前辈们的历史功绩和传承中国文化有所裨益，也希望广大读者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以便我们把日后的工作做得更好。

《良友文学丛书》新版校订说明

一、本丛书收录原良友图书公司编辑赵家璧主编《良友文学丛书》共四十六种（四种特大本不在其列），乃为目前发现且确系良友版之全部。

二、此番印行各书，均选择《良友文学丛书》旧版作为底本，编辑内容等一律保持原貌，未予改窜删削。

三、所做校订工作，限于以下各项：

（1）将繁体字改为简体字；

（2）原作注释完全保留；

（3）尽量搜求多种印本等资料进行校勘，并对显系排印失校者在编辑中酌予订正；

（4）前后字词用法不一致处，一般不做统一纠正；

（5）给正文中提到的书籍和文章及其他作品标上书名号，原作书名写法不规范、不便添加符号者，容有空缺；

（6）书名号以外其他标点符号用法，多依从作者习惯，除个别明显排印有误者外均未予改动。



这艘拖船给小火轮龙翔号拖着靠了码头，丁寿松就给吵醒了。

右手一直趴住他旁边那个包袱，连那黑油油的长指甲都陷了进去。包裹布看来很有点年纪——灰里带黄，谁也看不出它出世的时候原来是什么颜色。上面捆着一道红带子，深深地嵌成一道槽，好像一个胖子给紧紧地勒着腰。

它主人可很瘦，那件长衫仿佛挂在衣架上一样。他腮巴凹进得很深，叫人疑心他是在使劲吸着什么东西。

他打个呵欠，咂咂嘴，把同舱的人扫了一眼。然后把视线钉到了船板上，出神地想着什么。稀稀朗朗的眉毛往上伸了一下，嘴角轻轻抽动着——爱笑不爱笑的。末了他嘘了一口气，于是把扁平的脑袋伸出窗子去看一看。

外面的阳光陡然往他脸上一拍——右眼给刺得直眯

着，下眼皮还颤动了一会。左眼可干脆闭着：似乎周围的肌肉有点嫌多，挤得它睁不开。

瞧着岸上那些焦急的脸子，瞧着那些人抢着踏上跳板往船里直冲，叫船上的都觉到了自己那种安稳不过的地位——幸喜自己占了先。有些还在船舱里拍着手打哈哈，指指那个给挤得落了后的女人，指指这个蛮牛样冲着的男子汉，谈论了几句又大笑起来。仿佛他们自己一辈子都不会来这一手的。

丁寿松也微笑着。他装做格外闲散的样子——居高临下地看着热闹。有时候对那笑着的几位会意地看一眼。

那些人好像要在他姓丁的跟前特别讨好，拥得更加起劲了些。个个人都用手推着前面的脊背，用嘴叫着向同伴招呼着：叫人觉得这地方出了什么大祸害——迟点儿就逃不了命。

等到上船的人渐渐多了，丁寿松这才对谁装鬼脸似的——霎霎右眼，缩进了脑袋。右手把包袱挪过来一下，让它紧贴住了自己的屁股。一面用提防着什么的眼色打量着挤进舱来的人。

那多半是些粗家伙，是些泥腿子，他们身上还蒸了一股汗味儿。

他忍不住把下唇窝了起来，成了一把汤匙，仿佛要把嘴里那些残余的梦涎兜住了不叫漏掉它。为了怕有个把粗人坐到他身边，或者竟请他拿开包袱拨出个空座来，

他于是又闭上眼睛。

窗口飘进了一阵风。一些黑屑给卷了进来，就简直是些活东西——不轻不重地往人身上扑，跟手还带弹性地跳了跳。于是一阵什么野花香气也漏进了窗子，还混着大粪味儿。船身轻轻地荡着：底下河面上暗暗发出那种低沈的叫声，听去觉得它是在对谁诉苦。

各色各样的人还是往舱里拥。夹在中间的一位带瓜皮帽的先生——烦躁地皱着眉，拿肩膀撞开别人的肩膀，脚端着别人的脚——让身子挤到前面来。他那只圆泡泡的鼻子发了红，大声叱斥着——挤什么呀，混蛋！把旁边一个乡下人一推，自己又逼进了一步。

丁寿松睁开了右眼。他旁边这空地方反正要给别人坐去的，他就选上了这位戴瓜皮帽的先生。他揪揪那位的马褂袖子，一面把包袱移到自己腿上。

那个嘴里一直嘟哝着，用着些挺文明的字眼骂了开去。并且还横了码头上的巡警一眼：他怪那些吃公家饭的连秩序都维持不了。然后又恶狠狠地瞧着那些落在他后面的人。

可是到处都滚着乱糟糟的叫声。那些客人一挤到跳板尽头，就很重很起劲地往船里一跳。好像他们已经第一步踏上了一个安安稳稳的太平世界——表示着一种了不起的决心，表示着一种得了救样的快活似的。

丁寿松连左眼也开张了一小半——动手来打量来身

边这位先生。脊背可紧紧贴着后面：那甸甸的响声震得他挺舒服，竟有在剃头店里给捶着背的那种派头。

他到底是个什么脚色呢，这位先生？整船的人——怕只有这一位先生跟他丁寿松谈得来。

现在上船来的都已经坐定了，有几个只能拿尾舄骨贴着坐位，摆出付登坑的姿势来撑住自己的身体。这儿那儿都在咕噜着，像是给挤压出来的声音。

于是这位先生把屁股往右边推动的一下——叫自己别挤着丁寿松。接着取掉了瓜皮帽，让他那秃脑顶来冒热气。

丁寿松也往左边耸过去些，并且在屁股上用着劲，不让别的人来动摇他俩的防线。他眼睛生了根地钉着那只发红的鼻子，还在嘴角上挂着微笑——等那位坐稳的先生掠过视线来。

到底——那位先生来招呼了他。好像知道天数派定他俩会做朋友的，很自然地对他点点头。

“你这位先生——也是上城里去的吧？”

丁寿松赶紧把后脑离开了板壁，笑着皱皱眉毛。他早就打算要说一大篇话了：

“是的嘎，唉。人家硬要找我，真是的！我——我——敝姓是丁。尊姓呢？”

“何。”

这个就挺内行地问：

“何？人可何啊？”

接着用食指在包袱写着；下唇往外兜着，好像要不这样——就记不住似的。

有几张脸抬起来看着他，大概他们都想要知道他是个什么来头，他决计要跟这姓何的谈谈。为了要表示自己的身分，并且要来得客气，他就叫别人“仁兄”。

“你这位仁兄也是到城里？——在哪块发财的？”

别人张一张嘴还没吐出声音，他又摇摇脑袋，吸足一肺的气谈了起来：

“我呢——我是不愿意上城里去的。公家饭实在不容易吃，我不瞒你说。人家谈起来：哦，做官哩。其实啊——没得玩头，唉。……有什么法子呢，不看鱼情看水情，唐老二硬要去找我去嘛。……唐老二你晓得的吧，柳镇唐家的？”

这里他扫了所有的人一眼，把个脖子撑得挺直，眼睛里发着光。

“唐启昆么？”那位仁兄注意地瞧着他，掏出了一支纸烟也没去点火。“他跟你是——？”

等丁寿松开了口，何先生才擦燃了洋火。那支烟给揉得皱着弯着，歪头扭脑的活像一条蚯蚓。可是他用很快的手脚点着了，赶紧就把火柴梗一扔，仿佛这些事都要瞒着别人干的。

丁寿松可在溜着嗓子直嚷，眉毛几乎打眼睛上飞了

开去：

“是啊是啊，唐启昆。他是我们亲戚。我看他们唐家里是——‘启’字辈里就只出了个二少爷。好的不在多，一个抵十个。人家说起来：我家姑老爷死得早，可惜哩。其实……”

“你家姑老爷？”

“是啊。哪，就是那个呐——唐大少爷，你总晓得的吧？噯，大少奶奶就是我们丁家的。……”

他似乎听见有人在咕里咕噜，显然是谈着一位什么大人物。那几张酱油色的脸子在对面幌动着，偷偷地看着他。

于是他闭了会儿嘴，把狭长的脸子仰起点儿。

那位何先生好像要凑趣似的，一步紧一步地要把丁寿松的来头盘出来：

“那么你这位先生是……丁仲骝是你的——？”

“平辈，平辈，”丁寿松等不及地赶快接嘴。“我们是堂房兄弟，我们是——嚶，嫡堂的。唐二少爷比我小一辈，总是‘松大叔，松大叔’的恭恭敬敬叫我。我叫做寿松——木傍松字。我呢……”

听的人可移开了视线——钉着前面出了会神。然后使劲抽了两口烟，把烟头火捻熄，用种挺谨慎小心的劲儿藏到了衣袋里。

丁寿松睁大了右眼——巴巴地看着对方。嘴巴张开

了一半，下唇水绿绿的，一掀一掀地在动着：显见得那一肚子话是实在关不住的。

毕竟那位何先生转过脸来了。他问到了丁仲翥近来怎样，问到了丁仲翥的两个儿子。看来丁家的事他很明白，很关切。可是脸上摆出一付满不在乎的神情，只瞧见他眼睛在闪着。

丁寿松几乎站起来。手在包袱上一敲，大声叫：

“哪里！哪里！丁仲骠哪里有两个儿子！……呃，他只有一个！真的，一个！”

于是庄严地看着对手，准备着一场激烈的争论。一面项起了脸子，把满舱的人都扫了一眼，似乎要找个把脚色来帮他卫护这个真理。

一会儿他又心平气和地说下去：

“哪，我告诉你嘎：儿子倒真的是有两个，不错哩。其实大的那个——早已八百年就过继给大太爷了。他自己光只留下了小的，他啊——哼，真是的！什么都不懂……”

“就是那个丁文侃啊？”

“噯，你这位仁兄！”丁寿松苦笑着，没办法似地拍拍包袱。“大的才是文侃哩，文侃是过继的那个。小的是文侯——城里的人个个都认得他：嫖呀赌的他行行精，只会花钱。穷人生个富人体，真是没得法子，唉！”

他摇摇头。他怕别人这里会打断他，就又赶紧接了

下去——有条有理地叙述起丁文侯的事来。脑袋往何先生那边凑着，苦着一张脸，压着个嗓子，仿佛在报告什么秘密。声音仍旧很大，连舱门外的人都听得见。

那一位在鼻孔里“唔”着，耳朵给震得有点难受，直霎着眼睛，有时候要插句把问话：

“真奇怪，文侃有钱给他去嫖么？”

“文侃给他钱？——文侃哪里来的钱！我们这位文侯少爷呀——唉，真是的！偷呀抢的他都来，不瞒你说。”

接着丁寿松用种挺严肃的脸嘴声明着：并不是他欢喜把丁家的丑事传扬开去，他只是讨厌这个败家子。这里他苦笑了一下，拿两只手背着急地敲敲包袱。唉，真是。这小伙子已经活到三十六七岁了——可没有一桩事做成的。

原来那位丁文侯也找过唐启昆：想要谋个差使。唐二少爷当然不睬他。一个正派人是看不起这些家伙的。

“真的，他干得了什么事嘎，干得了什么事嘎！哼，还想做官哩！”

“他那哥哥呢？——丁文侃不管他么？”何先生搔搔头皮问。

这回他没答腔。只把下唇窝了起来，左眼轻蔑地看着。

忽然舱外面起了吵声，水手们奔上奔下地忙着。跟

手龙翔号就发了一声喊，好像对人威吓似的。整个世界给震得颤动了一下，船舱里的客人都发了一阵麻。

那位何先生往窗子外面膘了一眼，岸上那些嫩绿色的秧子似乎叫他记起了一些什么，小声儿问：

“仲骝老先生还有一位小姐吧？”

“哦，小凤子啊？是的。这丫头长得倒还不错。他家里出女不出男，两个女儿都好，怕是他家坟山有点那个。”

他睁大了右眼，让左眼珠偷偷地露出点儿亮光——钉着旁边那张圆脸，对风水发了点儿议论。

小火轮给谁捶着那么响了起来，河水也哗哗地叫着。于是又发两声喊，声音直冲到了天上。什么地方起了回声——好像碰着了流云给弹回来的。这艘拖船把身子斜了一下，就看见两边的岸慢慢移动，慢慢打旋了。

窗口上流进了一股凉气，叫客人们都觉得在大热天喝了一碗冷开水的样子。

何先生透了一口长气，带上瓜皮帽。他眼睛不看着丁寿松：

“他们嫁那位大姑太太——总有一点陪嫁吧？”

“唐家那个大少奶奶啊？”他鼻子皱了皱，把下唇兜出了些。“哼，陪嫁哩，他们看唐家里家私大，死命地要攀亲。哦，好，到婆家三年——就死了男人。命里不招嘛，你有什么法子！陪嫁？——哼，教洋人读三字

经——谈不到。”

他看不起地抡了抡眼珠子，拿长指甲在水绿绿的下唇上一扫，向对面毕卜毕卜一弹。屁股往左边移动一下，好让身子整个儿转向何先生这一面，嘴里背熟书似的：

“我们家连那位仲骝二爷啊——不瞒你说，真呕死人。天不管，地不问，什么事都让他大太爷去做手脚。好嘞，做生意哩。我们那大太爷也不想想——自己到底是不是个生意人。店一倒，连祖田也赔了出去。大太爷死的时候——张罗了好一阵子才开得成吊。唉，你看。……如今就只剩下城里那所房子，拿什么做嫁妆，你说？”

闭了会儿嘴，他又谈到他们丁仲骝向唐家里借钱的事。然后伸长了脖子，把话锋完全转到那位唐老二身上。脸子兴奋得有点发红，嘴角上挂着唾沫泡。

可是何先生打断了他：

“呃，你们仲骝老先生——他跟他大房总没分家吧？”

“有什么东西分呢？”丁寿松下巴一翘，摆出付当然这样的脸色。“屁！分哩！吃呀穿的都靠文侃几个辛苦钱，还靠——还靠——”他把歪着的嘴巴凑到了别人耳边，“还靠唐家贴几个。”

说了就看了对手一会儿，他舔舔嘴唇。两手作着势——又打算告诉他唐二少爷的做人。

那个——一个劲儿问着他们丁家。

“我看——你们仲骝二先生如今总留了几个。他家文侃当了秘书长……”

“什么!”丁寿松一跳,大腿上那只包袱几乎摔到了地下。“什么长啊,你说?……噯,没得那回事!没得那回事!他还当什么长哩!哼,你真是!”

“呃,真的,真的。我看了报:的确是丁文侃。丁文侃在个什么部里当了秘书长。”

这么着他们两位先生中间就起了争论。

那位仁兄并没举出什么靠得住的证据来。只冷冷地点着头,用种斩铁截钉的声调,一口咬定他自己的话。看那劲儿,叫人觉得丁文侃这回当了那官儿——就简直是他这位姓何的保荐的。

丁寿松可热烈得肚子里都发烫。他颧骨发了红,嘴唇用力地掀动着,恨不得要把他的对手狠命揍一顿的样子。什么,丁家里的人难道不明白丁家里的事么!文侃那个小子——嗯,又矮又小,天庭也长不开,下巴也兜不起:这么付相貌会做官?吃过报馆饭那倒是真的:他知道。后来似乎在个什么人家里当教书先生——不过他丁寿松有点记不准了:他这几年一直呆在他家里没出来。可是他当叔叔的——嗯,早就看透了那小伙子是个什么脚色。

他来得太奋激了点儿,就有点管束不住自己那张嘴: